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何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

周

威烈王

綱目于丙午年下分注七國紀年今惟建國初立則附注其有名可考者書某君某元年其史本無名者書某君元年

戊寅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是為文侯趙籍獻子浣之子是為烈侯韓虔武子啟章之子是為景侯為諸侯考魏斯立已二十一年趙籍韓虔立各六年是歲始建國為侯

司馬光以命三家為諸侯歸咎于天子之壞禮持論固正然其時周室陵夷徒擁虛號不許三晉時勢有所不能守禮之說又何責焉

自三家滅智伯至是凡五十一年始列為諸侯初韓借師于魏以伐趙魏侯曰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以伐韓對亦如之二國皆怒已而知魏以講于已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韓趙魏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君將安之魏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趙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趙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趙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趙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趙侯悦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

番吾即蒲吾故城在今正定府平山縣逌與攸同

氣悅也 是年九鼎震考金氏前編曰九鼎震大異也司馬氏通鑑始于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為要也今從金氏說不另立綱附載于此

己卯 二十四年燕僖公元年 王崩子驕立是為安王

盜殺楚君當簡王之子聲王 考綱目于七國諸君提綱皆書君周亡始稱王今依之具目及分注仍依通鑑之例從史文稱王

國人立其子疑是為楚悼 明年三晉伐之至乘邱前注見而還

安王

庚辰元年楚悼王疑元年綱目安王以後其年或無事可紀而七國有新君初立者則大書某年以某國某君元年分注今從之

壬午三年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取元年虢山崩壅河括地志虢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今河濱有岡阜似是頹山之餘陝縣即今河南陝州治

甲申五年日食胡三省資治通鑑注書年而不書月與晦朔史失之也後同

盜殺韓相俠累

俠累與濮陽注見前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有軹縣故城戰國時軹邑人聶政衛大夫食采于聶因氏之勇以黃金百

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

輕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累累方坐府上兵

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眼刺其面出其眼令人不識韓

人暴其尸于市購問莫能識姊嫈史記作榮聞而往哭之

曰是軹深井里今濟源縣故軹城旁有深井堂即聶政所居聶政也以妾

在故重自刑以絶蹤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沒賢弟

名遂死政尸旁

乙酉六年鄭弑其君駘繻公

鄭伯殺其相駟子陽子陽之黨遂弒鄭伯而立其弟乙是為康公

甲午十五年魏吳起奔楚楚以為相

魏侯文侯子名擊是為武侯浮西河括地志河在冀州西故名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魏侯曰善久之魏相公叔害起譛之魏侯疑起起懼誅遂奔楚楚君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

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强兵破遊說式芮反之言從將容反橫與衡通者胡三省注南北曰從從者連南北為一西鄉以擯秦東西曰橫橫者離山東之交使之西鄉以事秦于是南平百越言非一種猶曰百蠻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疆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後起竟為楚所殺悼王卒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太子臧即位是為肅王討為亂者夷七十餘家事在王二十一年

乙未十六年秦出公魏武侯擊趙敬侯章韓文侯元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考史記田和相齊凡二十七年是歲始建國為齊侯元年

初田和遷其君貸(齊康公)于海上食一城既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事在王十三年)王許之(和立是為太公)後齊康公卒無子田氏遂并齊(事在王二十三年齊自太公望至康公凡二十八傳而為田氏所并)

魏襲趙邯鄲不克

趙公子朝(史記作朔)作亂(朝武侯子武侯卒國人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朝以不立故亂)不勝奔魏於是趙始都邯鄲朝與魏襲之敗還

(丙申)十七年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其君母

秦惠公卒子出子立亦曰出公史記秦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立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索隱名師隰於河西而立之是為獻公胡三省注靈公之卒獻公既不得立出居河西河西者黃河之西也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時秦數亂益衰弱三晉侵奪其河西地

丁酉 十八年秦獻公師隰齊桓公午元年

己亥 二十年日食晝晦

辛丑 二十二年楚肅王臧元年

癸卯二十四年齊威王因齊元年

乙巳二十六年韓哀侯元年 王崩子喜立是為烈王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索隱家人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

晉自幽公以後止有絳曲沃地至是魏韓趙共分之

晉遂亡晉自叔虞受封至靖公凡三十八傳而為三家所并

烈王

丙午元年日食

韓滅鄭徙都之鄭自桓公友受封至君乙凡二十三傳而滅

韓初都陽翟（注見前）既滅鄭遂徙都焉

丁未 二年（趙成侯種元年）

己酉 四年（燕桓公元年）

庚戌 五年韓嚴遂（史記作韓嚴）弒其君（哀侯）

韓侯以韓廆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廆于朝并中韓侯（國人立哀侯之子是為懿侯考吳師道戰國策補注聶政刺韓相嚴遂弒哀侯戰國策誤合二事為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溫公通鑑從史記而不信國策故並載之今從通鑑）

辛亥 六年（魏惠王韓懿侯元年）齊侯（即齊威王）來朝

毁譽已不可憑於左右即使人往視君所使者更爲欺又當如何舜之明目達聰未必若是然稽覈績而立明賞罰自非偏居

時王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齊侯

初齊侯即位國人不治于是召即墨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有即墨故城齊邑大夫語之曰自子居即墨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即柯邑注見前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聞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即春秋鄄邑注見前子不救衛取薛陵今陽穀縣東北有薛陵城戰國齊邑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

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

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壬子七年楚宣王良夫元年日食

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

韓趙伐魏圍安邑

魏武侯卒未立太子子罃與公中讀曰仲緩爭立國內

亂公孫頎公孫以爵系為氏頎名也自趙入韓謂韓侯懿侯曰魏

亂可取也韓侯乃與趙侯成侯合兵伐魏圍安邑趙

侯曰殺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韓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乃解去罃遂殺公中緩而自立後僭號謚惠王

顯王

癸丑元年

丁巳五年賜秦黼黻刺繡為斧形曰黼兩己相背曰黻之服

先是秦敗魏韓之師於洛陽至是秦又敗三晉之師

於石門山名一名白徑嶺在今山西解州東南左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道通陜州亦曰白徑斬首六萬王於是賀秦賜以黼黻之服

庚申八年秦孝公渠梁燕文公元年彗星見西方張守節曰彗妖星光芒偏指如彗

衛公孫鞅衛之庶孽入秦

秦獻公卒子渠梁立是為孝公是時河山以東黃河華山之東彊國六齊楚魏趙韓燕淮泗之間小國十餘宋魯鄒滕薛郳諸國楚魏與秦接界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秦伯孝公于是發憤修政令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

公叔痤病乃薦衛鞅且云不用則殺之皆策士權宜忍鷙之為非休休之度也至告之使速行殆所謂欲蓋彌章者矣

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鞅好刑名之學既至秦因嬖臣景監景氏楚公族監甲暫反閹人也以求見說秦伯以富國彊兵之術秦伯大說與議國事史記鞅初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如有不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用鞅必殺之無使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卒不去既王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

壬戌十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悦鞅言於秦伯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甘氏商甘盤之後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秦伯曰

善乃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五家為保十家為連而相收司連坐收司相糾發也一家有罪九家舉發不糾發則十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率約數也猶言差也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復除也謂除免其身役事末利謂工及商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謂收其妻子沒為官奴婢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無戰功可論不得入宗屬之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

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占田也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民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

梁惠當時有孟子而不能用即如衛鞅之流亦使之得志于異

拾遺山無盜賊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癸亥 十一年 韓昭侯元年

丙寅 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郊 王幼學集覽郊縣屬沛郡一作洨今江南鳳陽府靈壁縣有洨縣故城亦曰濠城

魏君 魏惠王 謂齊君 齊威王 曰齊亦有寶乎齊君曰無有

魏君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

邪以致喪師衂地乃沾沾以珠自喜宜其見鄙于齊威矣然以千里之國而有徑寸照乘之珠十二亦必無之事史氏誇辭固盡可信哉

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齊君曰寡人之寶與君異吾臣有檀子（齊公族食采于檀城因以為氏）者使守南城（城在齊南境故曰南城）則楚人不敢南寇有盼子（即田盼）者使守高唐（注見前）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有黔夫（齊有黔敖黔亦氏也）者使守徐州（注見前）則燕趙之人徙而從者七千餘家有種首（集覽種首名也史失其姓）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君有慚色

丁卯 十五年魏伐趙圍邯鄲

楚使景舍救趙戰國策景舍謂楚王曰王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必與魏戰魏怒于趙而又見楚救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王從之趙復請救於齊

戊辰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及齊戰敗績

初孫臏孫武之後古刖刑曰臏孫子以刖足故呼為臏與龐涓畢公之後封于龐因氏焉俱學兵法涓仕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齊之將客之進之齊君齊君

問兵法遂以為師至是齊欲救趙使忌為將而臏居輜車安車也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言欲解雜亂紛糾之物當以手徐解之不持拳以擊之也救鬬者不搏撠言救鬬者當善擣解之毋以手持撠刺人使其怒益熾批亢批擊亢喉也言擊其要處擣虛擣衝虛空也言攻其不備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批亢擣虛則形相格而勢自止不能不解也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

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在今山東曹州府菏澤縣東北魏師大敗明年諸侯圍魏襄陵又明年魏歸趙邯鄲與趙盟漳水上

韓滅東周

取陵觀廩邱胡三省注戰國時周僅有七邑漢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也王幼學集覽陵觀地名在兖州境一統志廩邱周邑名　廩邱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

庚午十八年韓以申不害申氏申侯之後不害鄭之賤臣為相

不害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以其術干韓侯懿侯之子昭侯

韓侯用以為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不害

一嚬一笑固不可不愼然欲藏敝袴以待有功則視有功者太輕矣昭侯與申不害同其心術故忍僞乖張至于此向于日知脊說中已詳論之

之身國治兵彊戰國策昭侯有敝袴令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辛未十九年秦徙都咸陽今西安府咸寧縣東有渭城故城秦所都咸陽也三秦記地在九嵕之南渭水之北山水俱陽故曰咸陽始廢井田

初秦獻公徙治櫟陽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至是衛鞅築冀闕冀記也記列教令于此門闕也宮廷于咸陽遂遷都焉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止也者爲禁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鞅始禁之并諸小鄉聚集爲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人主用人端在尚清廉黜貪墨然當戰國時則使詐使貪自所不免況二卿之徵乎若士人謹小慎微廉隅必飭之志固不可

更賦稅之法井田既廢什一之制不復用乃始計畝而定賦

壬申二十年趙肅侯語元年

乙亥二十三年衛成侯貶號曰侯尹起莘發明衛故侯爵而云貶號曰侯何哉蓋春秋列國率皆僭號稱公如鄭伯邾子許男之類今焉衛之自貶特迫于勢之微弱求為取容之地耳

初子思居衛言苟變于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衛侯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于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

援苟變以為解也

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于鄰國也衛侯再拜曰謹受教子思復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衛侯曰何故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乎

戊寅二十六年致伯胡三省注伯如字周二伯九伯之任于秦秦使公子少官率諸侯來朝

先是秦會諸侯于京師在王二十五年至是王致伯于秦諸

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于逢澤括地志逢澤亦名逢池在浚儀縣東南浚儀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朝王

庚辰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于齊齊用孫臏計臏曰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齊君曰善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以救韓田忌

為將孫臏為師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謂前後不相屬半至半不至也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境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在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

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辛巳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敗之魏獻河西地注見前于秦徙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府戰國魏所都號為大梁秦封鞅為商君

秦使衛鞅伐魏衛鞅言于秦君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魏

往年大破于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秦君從之遂使鞅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君恐獻河西地于秦以和遂去安邑徙大梁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商今陝西商州故商城是於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古於村是十五邑號曰商君

壬午三十年楚威王商元年

癸未三十一年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秦孝公卒子駟立是為惠文君後僭稱王公子虔之徒告衛鞅欲反發吏捕之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嘆曰為法之獘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内之秦秦殺之車裂以狥盡滅其家鞅嘗謂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晋君一救荆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盖及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

歌謠者不相忤今君之見也因景監以為主其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驩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亡可翹足而待鞅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甲申 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駟元年

乙酉 三十三年孟軻 孟氏出魯軻騶人 至魏

是歲魏君卑辭厚幣以招賢者于是孟子至梁 具見孟子

書 魏君以孟子所言迂遠而濶於事情卒不能用

齊威嘗朝于周而何以首先僭號蓋其初諸侯來附借朝王以取譽望旣而戰勝兵强天下畏之遂竊號以自尊大于是列國效之而諸侯皆為王矣齊威眞罪之魁哉

丁亥 三十五年齊魏相王

初齊威王敗魏桂陵(事具王十六年)彊于諸侯遂自稱為王以令天下至是魏君新立(魏君罃卒子嗣立是為襄王)會齊君于徐州(前注見)以相王(魏王旣借號追尊其父為惠王)後九年秦亦稱王(惠文王)又二年韓燕皆稱王獨趙(武靈王)不肯曰無其實焉取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後武靈王被弑趙亦稱王)

楚滅越

越無疆(句踐七世孫)伐齊齊使人說之伐楚楚人大敗之

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于浙江即今錢塘江江有三源一出今衢州仙霞嶺為縠水一出金華府之盆山為東陽溪一出江南徽州府浙源山為漸江水三水合流為浙江亦曰曲江至錢塘縣入海故又名錢塘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濵于海上漢之甌越閩越皆其後也甌越即東甌今浙江温州府閩越今福建朝服于楚越自無余至允常史無世系允常之後八傳而滅

戊子三十六年燕文侯趙肅侯韓宣惠王魏襄王齊宣王辟疆立是年咸王卒子是楚威王合從以擯秦以蘇秦蘇氏周蘇子之後秦洛陽人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蘇秦張儀機械變詐之徒恃其口舌博取一時富貴乃六國之君用為卿相委其國而聽命約從未幾馴至割地割地不已馴至廢亡唐杜牧有言滅六國者六國非秦也信然

初蘇秦西至秦說秦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之燕說燕與趙從親 蘇秦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之蔽其南也且秦攻燕戰于千里之外趙攻燕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內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于此者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燕必無患矣 燕君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請一韓魏齊楚燕趙以擯秦 蘇秦謂趙王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于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規禍必中于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案諸侯之地五倍于秦度諸侯之卒十倍于秦而衡人日夜以秦權恐喝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願大王熟計之也

且請令諸侯之將相會盟洹水源出河南彰德府林縣隆慮山逕安陽至內黃入于衛之上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攻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關名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南關城在谷中深險如函故名以害山東矣趙侯大悅厚賜賚之以約于諸侯會秦使公孫衍魏人仕于秦伐魏敗魏師禽其將龍賈龍氏出御龍氏取雕陰今陝西鄜州雕陰故城是且欲東兵蘇秦恐敗從約念莫可用于秦者乃激怒張儀魏人入之于秦儀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術蘇秦

自以為不及也儀方困于楚故召而辱之儀怒遂入秦蘇秦陰遣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悅之以為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君資盡蘇君計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我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

于是蘇秦說韓 蘇秦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而大王割地事秦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

韓從其言說魏 蘇秦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于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臣願大王熟計之也 武士武卒也蒼頭晉灼曰其軍著青帽也廝徒取薪之卒

魏聽之又說齊 蘇秦曰齊四塞之國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臨淄之塗車擊轂人摩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秦之攻齊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亢父之險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事之是羣臣之過計也 陽晉衛地今曹州府鄆城縣有陽晉城亢父齊地今兖州府濟寧州有亢父故城漢于此置縣後廢

及楚 蘇秦曰楚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

皆許之于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于王者

己丑　三十七年燕易王韓宣惠王齊宣王辟疆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解

秦使公孫衍欺齊魏與共伐趙敗從約趙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

壬辰　四十年宋公弟偃逐其君剔成而自立

剔成宋昭公事見前之元孫也立四十一年其弟偃攻襲之剔成敗奔齊偃遂自立為君偃既立後僭號稱王在慎靚王三年

癸巳　四十一年楚懷王槐元年秦張儀伐魏取蒲陽即蒲坂注見前既而

歸之魏盡入上郡今陝西延安府榆林府及綏德州戰國初魏上郡地以謝秦以儀為相

先是魏以陰晉即華陰今縣屬陝西同州府為和于秦在王三十七年既而秦伐魏在王三十九年魏獻少梁今同州府韓城縣魏少梁邑地未幾秦又伐魏在王四十年取汾陰故城在今蒲州府滎河縣北皮氏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西拔焦即春秋焦瑕戰國初屬魏至是張儀為秦客卿將兵伐魏取蒲陽請秦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焉儀因說魏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無禮于秦魏因盡

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秦儀遂為秦相明年秦歸魏焦後張儀復代魏取陝

丙申四十四年趙武靈王雍元年是歲秦稱王

丁酉四十五年蘇秦自燕奔齊

蘇秦通于燕文公之夫人燕文公卒子易王立在位三十六年燕君知之蘇秦恐說燕君曰臣在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燕君許之乃偽得罪于燕而奔齊齊以為客卿

秦說齊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為燕

後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殺之事在愼靚王四年

戊戌 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是年韓燕皆稱王

儀相魏欲令魏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于是伐魏取曲沃今河南陝州有曲沃鎮戰國魏地非晉都曲沃也平周邑名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陰厚儀益甚

庚子 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是為愼靚王

齊號薛公即薛國注見前田文為孟嘗君

初齊王封田嬰于薛號靖郭君嬰有子四十餘人其

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略説嬰以散財養士嬰使文主家待賔客賔客爭譽其美嬰遂以為嗣及嬰卒文嗣立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

司馬氏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今田文盜君之禄以立私黨張虚譽上侮其君下蠹其民是姦人之雄耳烏足尚哉

慎靚王

辛丑 元年燕王噲元年 衛更貶號曰君

衛嗣君所為任小聰明而不知大體者焉足與語不逆不億而先覺者哉

衛介秦魏之間日益削弱至嗣君時獨有濮陽（注見前）之地因更貶號曰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謂還其金也）關市大恐又愛泄姬（姬姓泄音薛）重如耳（如姓耳名魏大夫後仕衛）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薄姓疑名也）以敵（當也）如耳尊魏妃以偶（匹也）泄姬曰以是相參（謂相參列）也（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城

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壬寅二年孟軻適齊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一年後十六年薨司馬氏通鑑朱子綱目皆從之故于是年書魏君罃卒孟子去魏適齊考史記年表及魏世家皆云魏惠王三十六年薨子襄王立邵子經世書從史記而不取竹書王氏幼學亦以紀年之書多僞謬不可信今從經世書

齊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對以保民而王說具孟子書

癸卯三年魏襄王元年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

秦出兵逆之五國皆敗走明年秦大敗韓師于修魚即春秋蕭魚注見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

甲辰四年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張儀說魏王曰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時蘇秦已為齊所殺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戰國魏卷邑衍張守節曰在鄭州酸棗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北劫衛取陽晉注見前則趙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大王之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儀

歸復相秦

乙巳五年秦伐蜀今四川成都府古蜀國黃帝所封歷夏商周世為侯伯周衰蜀蠶叢始稱王取之

巴注見前蜀相攻初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苴侯與巴為好而巴與蜀為讎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故相攻俱告急于秦司馬錯周程伯休父為司馬以官為氏其後裔散處列國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時韓方侵秦下兵三川伊洛及河為三川秦置三川郡漢改為河南今河南之河南府是也攻新城今河南府洛陽縣有新城故城宜陽今縣屬河南府以臨二周東西周之郊據九鼎按圖

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廣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戎翟之長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不如伐蜀秦王從之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蜀王敗死後秦并滅巴苴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燕君噲易王子以國讓其相子之

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婚欲得燕權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燕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之子之又使鹿毛壽（鹿一作厝）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并收吏印綬自三百石以上而效之子之（效呈也以印呈與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噲老不聽政顧為臣

（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是為赧王）

赧王

丁未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市姓被名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使人誘之且許為助平使市被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平國人連戰數月死者數萬人齊王使章子即匡章見孟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齊王問孟子及沈同陳賈語詳孟子書不具載是歲齊宣王卒子地立是為湣王

孟軻去齊

是時天下方務于合從連横以攻伐為賢而孟子獨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萬氏荀伯萬之後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戊申　二年齊湣王地元年　楚屈匄伐秦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説楚王懐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絶約于齊臣請獻商於注見前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楚王悦而許之羣臣

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軫曰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絶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絶齊交而西生患于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無復言乃厚賜張儀而閉關絶約于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詳讀曰佯隨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絶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閉關絶約信使不通故借宋符以達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陳軫請楚王賂秦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齊是亡地于秦而

樂毅功業爛然郭隗市駿之外

取償于齊也王又不聽使屈匄師師伐秦秦亦發兵擊之明年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胡三省注此丹陽謂丹水之陽也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至析入鈞水地在武關之外秦楚交戰當在此上洛今商州冢嶺山在州西北丹水出其南下流至南陽淅川縣入均水均即鈞也虜屈匄遂取漢中胡三省注自沔陽至上庸皆楚漢中地沔陽今陝西漢中府沔縣上庸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楚復襲秦又大敗于藍田今縣屬陝西西安府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

己酉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

燕王即位于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

無他表見殆如司馬徽之流長于知人而短于用世者歟

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郭氏出于郭公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官名韋昭曰郎中涓也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燕王為隗改築宫而師事之于是

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燕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樂毅樂羊之後劇姓辛名）

（庚戌）四年（燕昭王平韓襄王倉元年）秦使張儀說楚（懷王）韓齊（湣王地）趙（武靈王雍）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惠王卒子蕩立是為武王）諸侯復合從

秦王使告楚王請以武關（秦之南關即春秋少習也在今陝西商州東）之外易黔中地（今湖南之常德辰州永順貴州之黎平思南諸府皆楚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于子奈何行儀曰秦強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

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靳姓尚名）尚得事幸姬鄭袖（戰國策作褎古字也）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因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于是袖日夜泣于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楚王事秦（儀曰夫為從者無以異于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自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舉

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絶夫秦之攻楚危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　岷江即大江扞關在今湖北宜昌府長陽縣西巫郡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有巫縣故城即楚巫郡

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　時屈原方使齊歸諫楚王曰何不誅張儀王悔使人追儀弗及　屈原名平屈氏族

儀遂之韓說韓王事秦而攻楚　儀謂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皐則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

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復使東說齊　儀謂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于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

計其實今秦楚嫁娶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有也河間趙地今直隸河間府是博關在今山東東昌府博平縣西北徐廣曰博平亦謂之博關是也

西說趙儀謂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心含忿怒久矣今有敝甲凋兵軍于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謹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爲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欲求無危得乎臣竊爲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爲兄弟之國也澠池戰國韓邑後入秦漢置縣今縣屬河南府餘注俱見前

皆許之又北說燕儀謂燕王曰趙已效河間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雲中故城在今歸化城西元和志趙雲中城秦漢雲中郡也九原

故城在今吳喇忒旗北水經注九原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是也易水有三皆出今易州其自定興西南合拒馬河者曰中易在定興西為涉河者曰北易遝安肅歷安州新安為雹河者曰南易燕王請獻常山即恒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漢以文帝諱改名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秦王薨太子立太子素不悅張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辛亥　五年秦武王蕩元年　秦張儀復出相魏

張儀詭說秦王武王而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從横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

人公孫衍號犀首魏官名衍嘗為此官故稱焉及蘇代蘇厲皆蘇秦弟陳軫初與張儀俱事秦惠王後去秦之楚樓緩樓氏杞東樓公之後之徒紛紜遍于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壬子六年秦初置丞相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故置左右丞相以樗里疾秦惠王之弟所居有大樗樹故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又號曰智囊甘茂下蔡人為左右丞相

癸丑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謂秦王

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秦王迎茂息壤（史記正義秦邑名）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謂函谷及三崤之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韓之相）之怨也故臣願王勿伐秦王曰寡人勿聽也乃與盟于息壤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疾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秦王乃悉起兵佐茂遂拔宜陽

（甲寅）八年秦君蕩卒弟稷立是為昭（襄王）母羋氏（楚女號羋八子是為宣太后）治國事以舅魏冉（即穰侯宣太后異父弟）為將軍

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絶脈（史記）

作臏而薨胡三省注史記甘茂傳秦武王至周而卒于周蓋舉鼎者舉九鼎也無子諸弟爭立異母弟稷為質于燕魏冉與國人迎而立之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及稷立年少太后治事以冉為將軍衛咸陽後二年庶長壯庶長名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冉誅之及惠文后昭襄王嫡母皆不得良死又逐悼武后武王之后出歸于魏王凡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

乙卯九年秦昭襄王稷元年

丙辰 十年彗星見

戊午 十二年彗星復見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横質于秦秦救之

初楚與齊韓合從既而秦楚盟于黄棘即棘陽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東北秦復與楚上庸事在王十一年齊韓魏以楚負約合兵伐之楚王使其太子横為質于秦秦人救之三國引去楚太子在秦私與秦大夫鬬殺之亡歸在王十三年于是秦會韓魏齊兵伐楚殺其將唐昧在王十四年唐以

國為氏昧名明年秦羋戎即華陽君宣太后同父弟華陽秦縣復伐楚殺其將景缺取襄城注見前楚王恐使太子為質于齊以請平

庚申十四年日食晝晦

壬戌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傳國于少子何自號主父何立是為惠文王

趙君已立長子章為太子後納吳廣吳以國為氏廣名之女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

傳國焉使肥義（肥以鄉為氏義名）為相傅何自號主父先是主父與肥義謀變服騎射以令百姓（北略中山西至榆中　榆中即古榆谿塞在今陝西榆林府西北邊外）至是使子治國事而已西北略地將從雲中九原（注俱見前）南襲咸陽于是詐為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

秦人大驚

秦代楚誘楚君槐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横為（是）

後人以楚懷王為弱王蓋聽既不聰心又多欲不特弱而且愚雖有十屈平奚益

頃襄王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之邊今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封之與西至咸陽要以割地楚王

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横為質于齊楚大臣相與謀乃詐赴于齊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為楚左徒楚官名志潔行芳明于治體楚王懷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疎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而睠顧不忘作離騷班固曰離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朱子楚辭注班顏之說是也之辭以自怨冀君之一悟而終不悟也其後子蘭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又譖之于王王怒遷之江南平遂懷石自投汨羅江名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北西流入湘以死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秦王聞文賢使其弟悝即涇陽君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為質于齊請文入秦以為丞相

癸亥十七年楚頃襄王楨趙惠文王何元年田文自秦逃歸

或謂秦王曰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王因文欲殺之文使人求解于王之幸姬姬欲其狐白裘而文先已獻于秦王文客有善為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于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關關法雞

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皆應之文乃脫歸初孟嘗君將入秦以蘇代諫而止後齊湣王卒遣之行既而湣王不自得及孟嘗君歸遂以為相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于函谷關秦割河東三城今山西平陽府戰國河東地先屬魏後入于秦以和

田文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秦王使公子池以河東三城講于三國初田文欲借兵食于西周史記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索隱西周河南東周鞏也蘇代為西周謂文曰君攻

楚九年取宛即今南陽縣屬河南南陽府葉今縣屬南陽府春秋沈諸梁邑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也文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王

趙君封弟勝為平原君勝封于東武城號平原君非封于平原也東武城即今山東東昌府武城縣平原今縣屬山東濟南府

聽者兩耳又有所以主聽者凡物莫不皆然三耳之名似竒而實非子高之言甚正世以艱深文其淺陋者皆於公孫龍之㳙消者也

勝喜賓客至者盖數千人公孫龍趙人善為堅白同異之辯龍嘗著守白論堅白即守白堅執其說而守之也同異合異以為同也勝厚遇之孔子之元孫穿字子高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臧即臧獲之臧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為三猶莊子雖本二足以有運而行者是為三矣龍甚辨析穿弗應明日平原君問穿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勝無以應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于辭

公辭勝于理辭勝于理終必受詘

乙丑 十九年楚君槐卒于秦

楚王槐自秦走趙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遂發病薨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丙寅 二十年魏昭王遬韓釐王咎元年趙滅中山

先是趙主父伐中山中山君奔齊事在王十四年至是以燕齊之師滅之歸大赦酺布也布恩大飲酒也五日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弑主父于沙邱

即沙邱臺紂所築注見前

主父封長子章于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章黨衆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何不稱疾不朝毋為禍梯不亦可乎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李兌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即高信信音申曰公子章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

為暴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時吳娃（即孟姚）死王愛弛嘗朝羣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傫然也（謂瘦病）北面詘于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于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沙邱異宮（異宮而處）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所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

乃遂圍之令宫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雀

鷇而食之三月餘餓死

戊辰 二十二年魏韓伐秦秦左更秦爵十四曰左更白起白氏出秦大夫

白乙丙起郿人考楚有白公具後以邑為氏此又别為一氏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魏冉薦左更白起于秦王時冉代樓緩為丞相使

將兵敗二國之師于伊闕注見前斬首二十四萬拔五

城以起為國尉秦官名

己巳 二十三年楚君迎婦于秦

先是楚人旣立太子為王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君矣秦王怒伐楚取十六城（在王十七年）至是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飭士卒得一樂戰（言得一戰以快其意）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司馬氏光曰甚矣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忘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故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信哉

辛未 二十五年東周君（注見前）如秦

是年魏入河東地胡三省注安邑蒲阪瀕河之地四百里韓入武遂史記正義本韓邑近平陽秦取之復以與韓後韓仍獻于秦地二百里于秦

癸酉二十七年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已而皆去之

秦王欲約齊伐趙乃自稱西帝而遣使立齊為東帝蘇代自燕至齊齊王問曰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乙亥　二十九年齊滅宋宋自微子受封至王偃凡三十二傳而滅

宋有雀生鸇劉向說苑作鸇鷂屬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偃喜起兵滅滕滕自叔繡受封三十一傳而滅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于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于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偃走死温即周温邑注見前

丁丑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今縣屬山東青州府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弒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為昌國君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有昌國故城毅所封

齊王滅宋而驕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幷二周為天子狐咺陳舉諫皆殺之燕王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于是使毅約趙啗以利誘也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燕悉起兵以毅為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幷將秦魏韓

趙之兵以伐齊戰于濟西濟水之西齊師大敗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畧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遂長驅深入劇辛曰齊大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于齊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政令虐戾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因而乘之其民必叛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乃進軍齊國果大亂齊王出走先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齊王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為昌國君留徇齊城未下者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

分齊地遂執齊王而弑之蚩數齊王曰千乘博昌之間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拆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蚩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拆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　千乘齊邑漢為郡幷置縣故城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博昌亦齊邑漢為縣故城在今青州府博興縣嬴博齊二邑名漢皆置縣故城俱在今泰安府樂毅聞畫邑畫一作澅音獲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人王蠋一作歜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存

而又欲刼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絶脰而死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脩舊政祀桓公管仲于郊封王蠋之墓齊民喜悅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秦魏韓會于京師

秦王與魏王會宜陽又與韓王會新城注見前遂胥會于西周會而不朝王

戊寅 三十二年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是為襄王

保莒城齊東境邑左傳陳桓子請老于莒是也非莒國之莒

淖齒之亂齊湣王太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音皎家傭也傭作庸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莒人太史氏也

因與私通湣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里門也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尚何歸焉

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于是齊亡臣相

與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疑懼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胡氏三省曰其時樂毅以燕中軍鎮臨淄法章已立而保莒田單自安平保即墨奔敗之餘猶可置之不問法章布告國中自言已立在莒安可坐而不問乎後人論樂毅以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為然也

趙使藺相如韓厥之後仕趙食采于藺因氏焉獻璧于秦

趙得楚和氏璧卞和之玉秦王請易以十五城趙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相如初為謁者繆賢舍人趙王

求可使秦者賢薦之對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旣獻璧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紿取璧使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曰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絶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乃廷見相如禮而遣之相如歸趙以為上大夫

庚辰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武公喻止之

楚約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者以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劉伯莊曰虎之爪牙如利兵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攻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

矣于是楚計不行

辛巳 三十五年秦伐趙及楚

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在今山西澤州府高平縣司馬錯伐楚拔黔中注見前楚獻漢北胡三省注漢水以北宛葉隨鄧之地及上庸注見前地明年白起復伐楚取鄢鄧注俱見前西陵今湖北宜昌府楚西陵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典

謄錄監生臣周觀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一

周

赧王

壬午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注見前衆守記澠池西有趙坂秦趙相會處

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于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頗廉氏顓頊之後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

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請立太子以絶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鼔瑟趙王鼔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于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為上卿位廉頗右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

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鬭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交（崔浩曰言要齊死生斷首無悔）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諸田疏屬）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入臨淄封單為安平（注見前）君

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即墨大夫戰死即墨人曰田單多智習兵初燕攻安平田單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轊及城潰人爭門而出俱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即墨轊車軸頭也以鐵附之故謂之鐵籠立以為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于燕王曰樂毅伐齊呼吸之間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燕王

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燕王讓言者曰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痛之入骨故招延賓客以求報仇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太子立是為惠王太子素與毅有隙田單知之乃縱反間于燕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患惟恐他將之來耳燕王惠王以為然乃

使騎劫胡三省注騎劫以能而將騎乃官稱非姓也代將而召樂毅毅知王不善代之知王遣代其意不善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以計誑燕軍故激怒城中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單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人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怒自十倍城中皆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

莒兩一邑被圍已三年其不至析骸易子者蓋亦幾希何得城中之牛尚有千餘耶火牛之事當日諒或有之史家過為文飾反啟後世之疑矣

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角灌脂束葦于其尾爇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奮擊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刼追亡逐北至河上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齊王于莒入臨淄王以田單為相封安平君以太史敫之女為后是為君王后生太子建太

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汚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田單攻狄

三月不克問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織蕢佐鍤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明日單厲氣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魯仲連魯以國為氏仲連齊人狄齊邑漢為縣後漢改臨濟故城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夜邑即漢掖縣今為萊州府治淄澠二水名淄水出青州府博山縣原山東北至壽光入海澠水出臨淄縣即申池水之分流北入時水

趙封樂毅為望諸君胡三省注望諸澤名本齊地毅自齊奔趙趙以此號之本其所從來也

趙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封樂毅于觀津故城在今直隷冀州武邑縣東南號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于燕齊燕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為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謂與趙謀燕）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間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于趙

田文卒齊魏滅薛（綱目提要田文卒下有齊魏滅薛四字今從之）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為

田文齊之支族乃與諸侯共伐破齊悖理實甚然春秋戰國之世似此者不一而足矣

相與諸侯共伐破齊齊王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王畏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

癸未三十七年燕惠王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今湖北荆州府江陵縣楚郢都有故郢城在縣東南楚徙都陳今河南陳州府注見前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楚先王墓史記索隱夷陵陵名後遂為縣今湖北宜昌府東湖縣是也楚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于陳秦遂置南郡今荆州府秦為南郡封起為武安君胡三省注戰國之君分封其臣如平原武

安之類非真食具縣之入也明年秦復取楚巫黔中注俱見前又明年楚王收東地兵淮泗之地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為郡以拒秦

乙酉三十九年魏安釐王元年魏封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為信陵君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有寧陵故城無忌食邑無忌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以禮交之士以此爭往歸焉

戊子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即春

抱薪救火可為破的之論秦所

秋晉南陽以和戰國屬魏

先是秦伐魏韓救之秦大破韓軍斬首四萬魏納八城于秦又割溫即春秋晉溫邑注見前以和至是魏與趙伐韓韓告急于秦秦救韓敗趙魏之師斬首沈卒十五萬斬魏軍首十三萬沈趙卒二萬人于河魏將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曰欲璽者段干子也謂段干子欲得秦封故請魏割地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事已

以愚六國與六國所以受患于秦皆由于此然終未有悟其非者宜孔賦有燕雀處堂之歎也

行不可更矣代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博局戲以五木為骰有梟盧雉犢塞五者之采梟為最勝便宜也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為徐行食行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魏王卒不聽

己丑四十三年韓桓惠王元年楚太子完質于秦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黄歇黄氏黄國之後歇楚人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彊韓魏臣恐韓魏之卒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猶言之再世

德于韓魏而有累世之怨乃欲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一則韓魏必為關内之侯注地以兵截之也于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東西為經取齊右壤則自西海至東海皆為秦地故曰一經要約天下然後危動燕趙直揺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秦王從之使歇歸約親于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為質于秦

庚寅 四十四年燕武成王元年

趙奢治賦而不吐剛此㡳有理財治國之能者非獨優于將畧而已也

辛卯四十五年秦圍趙閼與音焉與城名在今山西沁州西北俗呼烏蘇村趙奢趙人擊卻之

初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于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于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于王使

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樂毅宗人）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奢曰道遠險陿如兩鼠鬬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今縣屬河南彰德府有故城在縣西南即秦人勒兵處）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

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許以國為氏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封奢為馬服君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也史記正義因馬服山為號也山在邯鄲縣西北以許歷為國尉明年秦復攻趙閼與不拔

秦以范雎范晉范氏之別雎魏人字叔爲客卿

初范雎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中大夫須賈須須句之後以國爲氏賈使于齊雎從齊王聞雎辯口私賜之金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魏諸公子齊怒笞擊雎折脅摺齒置厠中雎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鄭以國爲氏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秦官名王稽王氏所出不一鄭樵統譜其王者之裔以爵爲氏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雎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

宦者怒逐之曰王至睢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魏冉封穰侯穰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鄧州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者三曰先生幸教寡人睢曰臣羈旅之臣也交踈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王跽曰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也睢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是年穰侯伐齊取剛壽剛壽

二邑名剛今兖州府寧陽縣之故剛城是壽今兖州府之壽張縣是今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夫韓魏中國之處去聲謂中國所在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可虜矣王曰善乃以睢為客卿與謀兵事後二年秦始用范睢之謀伐魏取懷又二年拔魏邢丘又二年代韓拔九城取南陽攻絶太行道

懷周畿內邑戰國屬魏今懷慶府武陟縣有懷縣故城邢丘注見前春秋晉邑戰國屬魏考邢丘即平皋班志應劭注甚明杜預左傳注從之王幼學不之考引魏世家以為即鄭邢丘又引徐廣注以為即廩丘具說殊混

乙未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逐魏冉穰侯羋戎華陽君公子市高陵君公子悝涇陽君二君皆秦昭王同母弟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古應城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

范雎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太后與義渠戎王亂生二子遂詐殺戎王起兵滅義渠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謂刑人無所避忌高陵進退不請四

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臣聞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四貴用事而王獨立于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秦王以為然于是廢太后明年以憂死逐穰侯及華陽涇陽高陵三君于關外各令就封穰侯卒于陶涇陽君未之國而卒陶魏冉封邑史記冉封穰復益封陶孟康曰陶即定陶徐廣曰陶一作陰考定陶在今山東曹州府穰故城在今南陽府鄧州地隔韓魏相去殊遠陰故楚邑今襄陽府光化縣陰故城是也與南陽鄰近徐說似為得之以雎為丞相封應侯

丙申 五十年 趙孝成王丹元年 秦伐趙齊救郤之

秦攻趙趙王新立 趙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 太后用事求救于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 惠文王少子史記正義長安君以長安善故名 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 左師冗散之官以優老臣者觸龍名也戰國策作觸讋 請見太后盛氣而胥 待也 之入左師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恐太后之體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

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兒子曰息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皂衣也衛士之服）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媼（婦老者之稱）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必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

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勿使失意于燕而反趙也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讀曰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哉太后

曰諾忽君之所使之于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丁酉五十一年齊王建元年

戊戌五十二年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横卒完立是為考烈王以黄歇為相封春申君

楚王頃襄王疾病黄歇侍太子于秦聞之言于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

侯以告秦王王令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楚三月頃襄王薨太子即位以歇為相封之淮北歇後請于楚王徙封于吳城吳故墟而都之歇所都今蘇州府治是

趙勝受上黨之
評史記譏其利
令智昏然使受
降而不用趙括
不易廉頗秦鄙
見代勝負猶未
可知也既棄趙
豹之言又受應
侯之愚有不喪
師辱國之理乎

己亥五十三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是上黨今山西潞安府秦上黨郡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名降趙

秦拔韓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畢公之後食采于馮因以為氏與其民謀曰鄭道韓治鄭都故云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于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何謂無故對曰秦蠶

食韓地中絶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弱小顧能得之于彊大乎豈得謂非無故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亭為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

辛丑

五十五年秦王齕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其將趙括阬降卒四十萬

秦使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高平縣西元和志秦白起敗趙括于此以按音遏捺也據援也之謂屯兵長平以援上黨齕遂攻趙趙軍數敗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絃有緩急調之在柱若膠其柱則不能運轉而絃不調矣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學兵法嘗與父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

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　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為將乃隂使武安君為上將而齕為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絶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絶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　秦王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

上悉詔長平遮絶趙救兵及糧食趙請粟于齊齊王勿許 趙軍絶食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挾詐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壬寅 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注見前 皮牢即皮氏注見前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齕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

王王去聲言秦王破趙則將王天下也而武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之下乎且趙亡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秦之所得幾何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即春秋衡雍注見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

魏以孔斌孚之子字子順孔子七世孫為相尋以病免

初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為相斌改嬖寵之官以事賢

才奪無任之禄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悦斌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于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于家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秦之始伐趙也魏人皆以于魏為便斌曰何謂也曰秦勝吾因而服焉不勝則承其弊而擊之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于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相樂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顔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魏可以人而同于燕雀乎

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

初魏須賈聘于秦范雎因辱之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禄魏不知也須賈至秦雎微服往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雎遂為賈御至相府雎請先入良久賈問門下曰范叔何不出也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君也賈知見賣乃膝行入謝罪雎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使坐賈堂下置莝豆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平原君家秦王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誘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

吾不出王弟于關齊窮抵虞卿游說之士為趙上卿食邑于虞故號虞卿

虞卿棄相印與齊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恐

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雎言王稽于秦

王王以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為將軍雎散家財物以報嘗所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仇必報

癸卯

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黄

歇帥師救趙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

戰國公子率多好士然其著名者僅如朱亥毛遂朱亥侯嬴輩甚至雞鳴狗盜亦稱客蓋其時譎詐相尚所謂士者不過如此豈有賢人而甘為食客者哉

王欲使代之武安君辭不行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且諸侯之救日至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乃以王齕代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平原君約其門下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毛以國為氏自薦平原君曰賢士之處世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比至楚平原君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

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之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

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毛遂取血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次者吾君次者遂以手招十九人曰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因以毛遂為上客而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魏晉鄙晉既滅子孫以國為氏鄙魏將軍帥師救趙次于鄴注見前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

又使新垣衍陳留風俗傳畢公之後居于梁為新垣氏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秦以戰而能斬首有功者為上故曰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秦梁皆萬乘之國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

秦矣初魏有隱士曰侯嬴侯氏出于鄭侯宣多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梁之東門監者公子無忌聞其賢欲厚遺之不可公子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不讓公子執轡愈恭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生下見其客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恭乃謝客就車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公子姊也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救不至公子數請于魏王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

趙魏唇齒趙被兵魏雖不可不救然無忌徒以瓜葛之誼遂竊

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于趙過見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符以代古之珪璋取簡易也在王卧内如姬姬姓如最幸力能竊之公子嘗為姬報其父讎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兵符以虎為之取其威猛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邾為楚所滅子孫乃

軍符椎殺國將則非為國乃為私且大悖理矣

去邑氏朱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公子之行也與侯生訣生曰臣老不能從請數公子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及公子至軍生果自剄

甲辰五十八年燕孝王元年秦殺白起

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彊起之武安君稱

病篤乃免為士伍遷之陰密即密須注見前行至杜郵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有杜郵館即白起伏劒處郵傳驛之郵亭也應侯曰起之遷意怏怏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劒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于邯鄲下王齕解圍走鄭安平以

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趙王德信陵君欲以五城封之信陵君有自功之色客或說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于是信陵君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主人之禮引信陵君就西階信陵君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古文罪字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飲至暮趙王秦始皇以其近皇字故改為罪以信陵君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

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為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

秦太子秦昭襄王太子死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名柱即孝文王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湯沐邑名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于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注見前大賈呂不韋呂以國為氏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居積也以異人

方財貨言可居積以射利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凡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賔客復以五百金買竒物玩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于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賔客徧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

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委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于秦矣夫人以為然乘間言于太子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嗣因請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絕美者與居有身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即始皇異人遂以為

夫人邯鄲之圍趙欲殺異人不韋賂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趙欲殺異人妻子姬故趙豪家女得匿母子皆不死後趙歸之于秦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名曰楚

乙巳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西周君武公入秦獻地王卒綱目作王入秦獻地歸而卒考史記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正義曰謂西周武公又史記周君王赧卒索隱曰此周君即西周武公時武公與王赧俱卒故連言之據此則獻地入秦者乃武公而非赧王周君王赧者乃兩人而非一人今以史記按之既云西周君奔秦則獻地當係之武公不得以為赧王今從正義說改書至所云周君王赧蓋即指赧王一人而言稱之曰周君而不

沒其王號也若如索隱所云史記何不于周君之上加以西字且赧王武公既同時而卒何不書王赧于周君之上而顧以臣先君乎說不足據今仍書王卒葢武公既獻地則王亦從失尊例書卒也

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注俱見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王恐史記作西周恐時王寄居西周故史記云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注見前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使將軍摎來攻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西周君于周是歲王卒

丙東周君一秦昭襄王五十二楚考烈王八燕孝王三午魏安釐王二十二趙孝成王十一韓桓惠王十八齊

范睢蔡澤同以游說取卿相睢之發憤困魏齊所謂睚眥必報者澤則志在持梁齒肥苟且富貴而已究之機

王建十年是年燕孝王薨子喜立　通鑑于是歲即以秦紀年綱目則用分註而不書東周君今依綱目分註例兼採薛應旂甲子彙紀先書東周君于前次列七國于後

秦丞相范睢免

鄭安平既降趙秦王令毋得言其事以順適應侯之意至是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王臨朝而嘆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皆應侯所任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蔡以國為氏澤燕人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于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

謀百變時過轍窮均小黠而大癡者耳

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商君吳起大夫種（事俱見前）何足願歟應侯謬曰何為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令君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于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以為相數月免

澤初游學干諸侯不遇從唐舉相曰富貴吾所自有不知者壽也舉曰先生之壽自今以往四十三歲澤

笑而去曰吾持梁齒肥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及入秦既為相人或惡之澤乃謝病歸相印號綱成君居秦十餘年卒唐舉梁人

楚以荀況晉荀氏之別況趙人時人相尊號之曰卿漢避宣帝諱曰孫卿為蘭陵故城在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令況游學于齊三為祭酒老師儒之稱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況嘗與臨武君荀子注楚將未知姓名論兵于趙王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況曰要在附民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下之于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手臂之扞頭目而

覆胸腹也故齊之技擊技材力也技擊以勇力擊斬敵者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士以度取之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以功賞相長得五甲首則役隸五家故為最彊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王曰請問為將況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營壘也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靜則安重不為輕舉欲疾以速動則疾速不失機宜窺敵觀變謂用間諜欲潛以深潛隱深入欲伍以參錯雜敵中盡知其事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是之

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欲將求進也惡廢懼黜也無怠勝而忘敗既勝而怠則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不當吝賞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是之謂天下之大將于是臨武君

稱善陳囂問曰先生議兵以仁義為本又何以兵為哉況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後春申君死荀卿廢因家蘭陵著書數萬言流傳于世

秦遷西周公索隱武公子文公于𢠸狐聚在今河南汝州東北

周既獻地其民不樂屬秦遂東亡于是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于𢠸狐

戊申東周君三秦昭襄五十四楚考烈十燕王喜二魏安釐二十四趙孝成十三韓桓惠二十齊王建十二年

秦王郊見上帝于雍注見前

是時天下皆賔于秦魏後至秦使將軍摎伐之取吳城即虞城注見前于是韓王入朝魏舉國聽命

庚戌東周君五秦昭襄五十六楚考烈十二燕王喜四魏安釐二十六趙孝成十五韓桓惠二十二齊王建十四年

秦王稷薨子柱立是為孝文王

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往視喪事

燕代趙趙敗之遂圍燕

燕王使栗腹栗氏栗陸氏之後約驩于趙反而言曰趙壯者

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使腹將而攻鄗今直隸趙州柏鄉縣北有鄗縣故城春秋晉邑戰國屬趙將渠索隱人姓名或云將官渠其名也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又泣諫不從趙使廉頗擊之敗其兩軍逐北五百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謂主和也燕王以將渠為相而處和趙師乃解是年

趙公子勝卒

辛亥東周君六秦孝文元楚考烈十三燕王喜五魏安釐二十七趙孝成十六韓桓惠二十三齊王建十五年

冬十月秦王柱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秦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子楚立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

燕伐齊拔聊城今縣屬山東東昌府齊攻取之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

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于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嘗問天下之高士于孔斌斌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壬子東周君七秦莊襄元楚考烈十四燕王喜六魏安釐二十八趙孝成十七韓桓惠二十四齊王建十六年

是歲東周亡 秦以呂不韋為相國封不韋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秦滅東周遷其君于陽人聚在今河南汝州西亦名陽人城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使呂不韋滅之遷東周君于陽人聚周遂不祀周自武王己卯受命至赧王乙巳凡三十七王三十三世八百六十七年又東周君七年共八百七十四年

秦伐韓取滎陽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南成皐即春秋鄭虎牢注見前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今河南府秦三川郡漢更名河南注見前

楚滅魯

先是楚遷魯于莒注見前而取其地至是遂滅魯遷魯

君（頃公讎）于卞（注見前）為家人周公不祀（魯自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癸丑（秦莊襄二 楚考烈十五 燕王喜七 魏安釐二十九 趙孝成十八 韓桓惠二十五 齊王建十七年）日食

甲寅（秦莊襄三 楚考烈十六 燕王喜八 魏安釐三十 趙孝成十九 韓桓惠二十六 齊王建十八年）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

秦使蒙驁（蒙氏以蒙山為氏驁齊人仕秦為上卿）伐魏拔高都（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高都邨是）汲（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汲縣西南）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信陵君不肯還其客毛公薛公（皆趙處士毛公隱于博徒薛公隱于賣漿家信陵君從之游平原君聞而非之信陵君曰平原君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

秦自昭襄以後未嘗敗衂唯無忌兩破秦師貝後黄歇亦合五國伐秦乃至函谷而敗走則無忌固戰國之錚錚者

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乃以為羞乎及魏使至信陵君誡門下勿許通賓客莫敢勸兩人獨往見諫曰公子所以重于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求援于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驁于河外胡三省注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黄河之西為河外晉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即其證也追至函谷關而還

五月秦王楚子政立即始皇帝

政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于文信侯號仲父

乙卯秦王政元楚考烈十七燕王喜九魏安釐三十一趙孝成二十韓桓惠二十七齊王建十九年

秦鑿涇水注見前為渠

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于秦鑿涇水自仲山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為渠並步浪反與傍通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秦欲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鄭渠故道自今涇陽縣西北分

涇水東流歷三原富平蒲城諸縣界入沮洛久堙注填閼壅泥也之水溉舄鹵鹹地也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六斛四斗由是秦益富饒

丙辰秦王二楚考烈十八燕王喜十魏安釐三十二趙孝成二十一韓桓惠二十八齊王建二十年趙王丹薨廉頗奔魏

趙使廉頗代魏取繁陽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東孝成王薨太子偃立是為悼襄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于秦趙王悼襄王思復得頗使使視

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

遂卒于楚

丁巳秦王三楚考烈十九燕王喜十一魏安釐三十三趙悼襄元韓桓惠二十九齊王建二十一年

趙以李牧為將

李牧者趙北邊良將嘗居代雁門今宣化府蔚州趙為代郡秦因之

今山西代州趙為雁門郡秦因之備匈奴夏桀少子淳維逃居北野殷曰獯鬻周曰獫狁戰國以後曰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莫府莫亦作幕古者出征以幕帳為府署故名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收畜産自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之邊如

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卒日得賞賜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十人委之單于匈奴天子之稱聞之大率衆入牧乃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魏公子無忌卒

秦既敗于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

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有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曰得為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于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

戊午秦王四楚考烈二十燕王喜十二魏安釐三十四趙悼襄二韓桓惠三十齊王建二十二年是歲魏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

秋七月秦蝗疫

先是秦大饑在丁巳年至是蝗疫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後五年夏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

庚申秦王六楚考烈二十二燕王喜十四魏景湣二趙悼襄四韓桓惠三十二齊王建二十四年

楚趙

前楚畏秦而遷于陳此復畏秦而遷于壽春然不及數年卒為秦并蘇軾所謂畏敵遷都未有能存者實至言

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胡三省注壽陵當在宜陽新城間徐廣以為在常山非也至函谷關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

楚遷于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楚壽春邑考烈王徙都于此

朱英觀津人謂楚春申君曰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不攻者踰黽阨黽亦作冥塞名在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南有大小石門鑿山通道淮南子天下九塞此其一也今日平靖關而攻楚不便假道兩周背韓魏而

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注俱見前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鬬也

楚于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

衛徙居野王注見前

秦拔魏朝歌注見前及衛濮陽衛都注見前衛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衛元君魏之壻也魏殺懷君而立之故依于魏

癸秦王九楚考烈二十五燕王喜十七魏景湣亥五趙悼襄七韓王安元齊王建二十七年彗星見

長竟天既而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秋九月秦嫪(郎報反)毒(烏改反集覽嫪毒人姓名也)作亂伏誅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秦王遷其太后于雍(注見前)

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毒詐為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毒為長信侯政事皆決于毒至是有告毒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毒毒懼矯王御璽發兵為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史失其姓名索隱昌平君楚公子也)攻毒毒戰敗

走獲之車三族遷太后于雍萯陽宮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西南秦惠文王所建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周公子封茅其後以國為氏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急欲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車裂假父囊撲以囊投擲而擊殺之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桀紂

之行不至于是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言已解衣伏質與鑕同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楚王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于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保此寵乎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于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

之子為王也楚國可盡得矣春申君乃出之謹舍別為館舍以居之奉衛甚謹也而進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之以滅口朱英知之以告春申君春申君曰李園弱人也足下置之英遂亡去及楚王薨園伏死士于棘門壽春城門名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名悍是為幽王

甲子秦王十楚幽一燕王喜廿八魏景湣六趙悼襄八韓王安二齊王建二十八年冬十月秦相

國呂不韋以罪免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不韋旣之

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于道秦王恐其為變賜

不韋書曰君何功于秦封十萬戶何親于秦號稱仲

父其從處蜀不韋恐誅飲酖死鴆鳥出南方噉蝮蛇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入秦呂不韋賢之上書召復

故官遂除其令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王遊間耳請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取由余由余以下諸人事俱見前于戎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親服惠王用張儀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為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今乃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棄黔首以資敵

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王乃召斯復其官除逐客令卒用斯謀陰遣辯士齎

金玉遊説諸侯厚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

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將兵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

天下

丁丑秦王十三楚幽四燕王喜二十一魏景湣九趙幽繆二韓王安五齊王建三十一年秦伐趙趙

以李牧為大將軍敗秦師于宜安故城在今直隸真定府藁城縣西南

秦桓齮桓以謚為氏齮秦將軍伐趙殺趙將扈輒扈氏夏有扈氏之後趙

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宜安秦師敗績桓齮奔還趙封牧為武安君（戊秦王十四楚幽五燕王喜二十二魏景湣辰十趙幽繆三韓王安六齊王建三十二年）韓遣使稱藩于秦

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非作孤憤（言孤直不容于時）五蠹（言蠹政之事有五）說（音稅）難（言遊說之道不易）等篇十餘萬言至是王使納地效（呈獻也）璽于秦請為藩臣非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

臣説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狥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王悦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斯與非同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及非説秦王斯害之遂毀之于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非藥令亟自殺秦王後悔赦非非已死矣

辛未秦王十七楚幽八燕王喜二十五魏景湣十三趙幽繆六韓王安九齊王建三十五年是歲韓亡

秦滅韓虜王安韓自景侯虔至王安凡十一傳而為秦所滅

先是韓獻南陽汪見前秦遣使發卒受地尋使内史周官名秦因之掌治京師三輔勝史記作騰滅韓虜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今河南許州及開封府之禹州新鄭諸州縣皆秦潁川郡地

壬申秦王十八楚幽九燕王喜二十六魏景湣十四趙幽繆七齊王建三十六年

趙殺其大將軍李牧

秦王翦頻陽東鄉人伐趙下井陘今縣屬直隸真定府縣西有井陘故關淮南子九塞之一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牧牧不受命遂捕殺之

癸酉秦王十九楚幽十燕王喜二十七魏景湣十五趙幽繆八齊王建三十七年是歲趙亡楚幽王悍庶兄負芻殺其弟郝而自立魏景湣王薨子假立

秦滅趙趙自烈侯籍至幽繆王遷凡十傳而為秦滅

虜

王遷秦王如邯鄲

王翦大破趙軍殺趙葱顔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

秦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怨者皆殺之王歸王翦屯

中山注見前以臨燕

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

初趙王遷之母故倡也嬖于悼襄王王廢適子嘉而

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用郭開誅李牧遷既為秦虜嘉帥其宗數百

人奔代自立為代王趙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

秦既舉趙勢必及燕即無荊軻之事燕之亡固可翹足而待也

軍上谷燕郡括地志上谷故城在嬀州懷戎縣懷戎今宣化府懷來縣是

甲戌秦王二十楚王負芻元燕王喜二十八魏王假元齊王建三十八代王嘉元年燕太子使盜刼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燕都今順天府大興縣

初丹嘗質于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于秦秦王不禮焉丹怨亡歸欲報秦王丹問其傅鞠武武請約諸侯媾匈奴以圖之丹以曠日彌久不能須也秦將軍樊於期周仲山甫封樊其後因以為氏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鞠武諫不聽丹聞衛人荊軻楚本曰荊其後亦以為氏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

以挑兵構禍罪丹者過甚然鞫武之言自是正論丹以其曠日彌久而妄思行險以徼幸固下策耳

謂曰丹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沬之與齊桓公事見前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惟荆卿留意焉軻許之會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音剛燕膏腴地今順天府涿州東南有督亢陂跨連新城固安二境地圖以獻秦王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不忍也軻私與於期謀於期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水與火合為焠之

以試人血濡縷血出如絲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遣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入秦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易水上軻之客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遂就車而去軻至咸陽見秦王奉圖以進秦舞陽色變軻顧笑舞陽為謝取圖奉之圖窮而匕首見軻把秦王袖持匕首揕知鴆反擊也之未至身秦王驚起袖絕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劒王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擿王不中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

以不成者欲生刼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以狥秦王大怒益發兵就王翦于中山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遂圍薊燕王走遼東燕郡地在遼水之東故名斬丹以獻于秦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事秦王置鉛筑中扑秦王不中被誅

丙秦王二十二楚王負芻三燕王喜三十魏王子假三齊王建四十代王嘉三年是歲魏亡秦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魏自文侯斯至王假凡九傳而為秦滅

秦王賁王翦子賁音奔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禹貢雖指河溝即鴻溝亦曰蒗蕩渠水經注渠在浚儀縣北自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于是水出縣南而不

迺其北 汝儀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即大梁城魏所都也 三月城壞魏王請降

秦殺之而以魏地為郡縣

戊寅 秦王二十四楚王負芻五燕王喜三十二齊王建四十二代王嘉五年是歳楚亡 秦滅楚虜

王負芻 楚自熊繹始封至負芻九四十一傳而為秦滅

初秦王問于李信 秦將軍 曰吾欲取荆度用幾何人信

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

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 蒙驁之孫 將二十萬

人伐楚翦謝病歸頻陽 秦縣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東北 已而信

楚屢為秦敗不振久矣必需六十萬始能制勝史家浮誇之辭耳兵在精不在多二十萬已難

必其紀律之一勇銳之同況六十萬乎

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秦師信奔還秦王怒自詣頻陽謝翦強起之使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親送至灞上灞水在今陝西西安府城東源出秦嶺合滻水北注于渭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既行又使使者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怚與粗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委我不請田宅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翦至平輿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汝寧縣東南楚人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

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跳躍也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殺其將項燕燕之先世為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楚師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至是遂滅楚置楚郡秦置楚郡治壽春縣有淮南之地

己卯秦王二十五燕王喜三十三齊王建四十三代王嘉六年是歲燕代亡秦滅燕虜王喜滅代虜王嘉燕自召公至王喜凡四十三傳而為秦滅

秦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還遂滅代虜王

嘉是年王翦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秦會稽郡治吳縣兼有兩浙之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